

《小马鞭》：“儿童本位”的回归与大美新疆的呈现

■文晓曙光

影片在儿童主线与成人支线的双线处理中,突出儿童的主体性,将宏大叙事作为背景板,做出弱化甚至模糊般的处理;如影片中小美丽父亲从事航天工作只存在于只言片语以及结尾的虚拟动画中。通过对儿童世界的强调与成人世界的弱化真正做到了儿童本位的回归与童真童趣的呈现。

长期以来,儿童题材电影存在“非儿童本位”的创作现象,中国儿童电影诞生之初的《孤儿救助记》《迷途的羔羊》,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儿童片《五彩路》都是借助临摹儿童视角观察外部现实,折射社会现实问题。但是《小马鞭》突破了这种“他山之石”的常规性叙事,沿袭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火焰山来的鼓手》《买买提的2008》等儿童电影中一以贯之的儿童立场与儿童情感,影片将昂萨尔作为真正的叙事主体,以昂萨尔的身份立场与情感方式展现昂萨尔的精神世界与情感特征。

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特征儿童,昂萨尔不仅仅是在族群身份上是哈萨克族,影片更将昂萨尔精准定位为二年级的小学生,影片的叙事动力与内在逻辑更多的源于“小学生”这一具有儿童特征身份而非族群身份。昂萨尔有着源于民族基因与草原环境的对马的痴迷,但也有着作为小学生的烦恼与童趣:因为学习不好在课堂上笑话百出,直言四匹马加五匹马等于一群马,又因为学习进步赢得老师的嘉奖甚是开心;为了能赢得与哥哥的猜拳游戏,在手机上调音搜索“石头剪刀布秘籍”……影片中随处可见的闲笔妙趣生动与具象化地塑造了昂萨尔的儿童形象。

《小马鞭》的“儿童本位”回归,不仅在于昂萨尔这一儿童身份立场,也在讲述昂萨尔的真情实感。围绕着昂萨尔参加赛马比赛,昂萨尔的竞赛与参赛都是源于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因为原定的赛马好朋友海拉提的马意外死亡,昂萨尔意外得到了参加马赛的机会,但是出于对朋友的愧疚与共情他主动弃赛了;又因为马赛的第一名的奖品是骆驼,骆驼可以帮助他的好朋友小美丽去寻找父亲,他又毫不犹豫的加入了马赛。影片并没有概念化、脸谱化地将昂萨尔塑造为理想百折不挠的英雄成长故事,而是将昂萨尔的行为回归到符合儿童情感与心理特征的本真,不仅避免了儿童电影创作中的“低幼化”与“全龄化”的创作困囿,也真正呈现了儿童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二、影像书写“大美新疆”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如何用电影的形式,讲好新疆故事,增强“文化润疆”的感染力,天山电影制片厂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发展。天山电影制片厂充分挖掘地域资源与民族特色,每年都会出品多部质量上乘的优秀作品。这些电影在主题上围绕时代主旋律,如《远去的牧歌》讲述了哈萨克族牧民由游牧到定居的史诗故事;《昆仑兄弟》以“玉”为载体讲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故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根据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在帕米尔高原戍边英雄事迹改编,以现实主义的情怀,在银幕上礼赞时代精神,真正将“文化润疆”工作落到实处;在影像风

格上,通过气势磅礴、全景式记录,将魅力新疆的“自然美”与“人文美”呈现在银幕上,用镜头书写大美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逐渐形成了具有“天影厂”特色的美学风格。

影片《小马鞭》在承袭了“天影厂”主题积极向上,影像恢弘磅礴的基础上,将儿童电影与体育电影两种类型相融合,尤其是对新疆传统的体育项目马术进行了趣味性的体现。由于资源的稀缺与场地的限制,马术在城市空间中成为小众的体育项目。但是在辽阔的西北草原,生活在草原中的少数民族与马朝夕相处,成为在草原上策马奔腾的骑手也是许多草原民族的梦想与荣耀,也是众多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灵感与来源。

在新世纪之交,内蒙古导演塞夫、麦丽丝就创作了享誉国内外的系列“马背动作片”《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等电影,将蒙古族马文化与传统史诗相结合。不仅是蒙古族,赛马也是哈萨克族传统的体育娱乐活动。2014年11月,“哈萨克族赛马”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推行“马术进校园”,将马文化融入青少年校园课堂中,传承本地特色马术文化。《小马鞭》的情节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展开,将“赛马”这一情节贯穿于影片始终:电影一开始就是皑皑白雪马场中,群马疾驰,骑手在马场昂扬驰骋,小昂萨尔在围观人群中羡慕的看着赛马盛事。影片结尾,已经成长为骑手的昂萨尔,在马场上英姿飒爽,纵马奔腾。除此之外,“马”也承载了父辈与子辈的文化传承,昂萨尔父亲从家里一匹马也不买到亲自教昂萨尔骑马,是父亲经历失去心爱马匹的打击之后,仍然对马的大爱与马背文化的传承。这类“文化传承”的情节不时闪耀在影片中,影片开始昂萨尔父亲传承父辈制作滑雪板的手艺,滑雪板联结了两代人的情谊;小美丽的爷爷用传统草药治好受伤的马匹,这些内涵深刻的细节极大地丰富了影片的主题与思想的深刻性。

但是,《小马鞭》并没有停留在传统叙事与文化传承的叙事窠臼中,而是不断守正创新:一方面,在讲述草原少年成长与马背文化同时,帧帧画面的呈现新疆美景:远景与航拍镜头下蓝天草原令人心旷神怡,近景下的哈萨克毡房、服饰与装饰物独具民族风情;另一方面,并没有将“大美新疆”刻板化为一种原生态景观。曾几何时,为了满足现代观众的猎奇,少数民族电影在叙事机制与视觉呈现进行“自我景观化”。将现代性元素排斥在民族电影的叙事体系中,将民族生活展现为一种博物馆式展览。《小马鞭》则突破了民族电影过度追求“原生态”创作桎梏。影片充分运用与吸收了现代性元素:随处可见手机、平板电脑等现代化数字设备;昂萨尔娴熟运用手机进行语音搜索,昂萨尔哥哥通过平板电脑观看赛马比赛直播;年轻一代的新疆人从事着快递员这类新兴行业。一个现代化的新疆形象在儿童的趣味童真故事中呼之欲出。

综上所述,影片《小马鞭》以哈萨克族赛马背文化为背景,通过儿童本位视角的回归与情感呈现,在银幕上书写了新时代新疆的灿烂面貌,其温情化的叙事与质朴清新的风格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与情感激荡。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小马鞭》的人物塑造与美学特征

■文孙承健

无论是电影、戏剧,还是小说,就创作本身而言,立“戏”先立“人”这个道理,可谓人尽皆知。然而,如何立人,如何让影片中的角色,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最为人接受的,也即是最具个体性的影片《小马鞭》的人物塑造,再次印证了这样一种蕴含悖论的创作共识。

“一个家中没有马,却要成为全世界最好骑手”的人物与故事设定,对于大多对新疆地区马背生活与文化习俗有所了解的观众而言,显然已构成了一个既有悬念期待,又具有可述性价值的“叙事命题”。所谓“可述性价值”,按照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 Labov)的解释,实际上是指:“事

件等待被叙述的潜力,是否‘值得说’是事件本身的特征。”自幼便幻想有一天能风驰电掣般,纵情策马扬鞭、驰骋草原的小主人公昂萨尔,从家中无马到有马,直至与马建立起深厚的情感与信任关系,最终成为全地区的赛马冠军,这当然是有可述性价值的成长事件。并且,它的可述性价值不仅仅在于成长本身,更在于人与动物之间,在情感互动过程中所彰显出的那种和谐共存的世界观。所谓同在蓝天草原间,人马共家园。

电影是情感的艺术,更是基于运动的“瞬间”艺术。可以说,一部有质感的影片,实际上是由无数富有情感力量的瞬间所构成。虽然“瞬间”并不能构成一个叙事单位,但是,电影的魅力就在于,抓住一个情节推进过程中的戏剧性瞬间,不仅能够立刻触动观众的情感闸门,使之产生对人物的认同与情感的共鸣。影片中,作为两代人、两个民族之间情感和友谊的象征,那匹名为“飞来克”马的意外受伤,对于小主人公昂萨尔而言,显然是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次磨难。夜晚,透过“飞来克”的视点,在马厩的草地上,昂萨尔蜷缩着幼小的身躯,安静地睡在受伤后正处于惊恐、躁动中的“飞来克”的身旁,慢慢的,“飞来克”开始平静下来,似乎是接受了昂萨尔的信息传递,这种微妙的情感互动,通过马的眼神,瞬间彰显影像的温度和张力。同时,反过来也更好地刻画了人物,折射出小主人公昂萨尔的善良和同情心。

就人物塑造本身而言,有趣的人物,实际上更多是依赖于人物或角色间的互动关系。不仅人物独特的个性,在互动关系中能够得以有效呈现,与此同时,人物或角色关系也是建构故事格局、建构故事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而在影片《小马鞭》中,人物或角色关系,既涉及兄弟情、父子情等,更涉及了人与马之间的情感互动关系。马作为一个重要的戏剧性角色,与昂萨尔之间的情感,实际上是构成该片最具情感张力的部分。在被父亲卖掉之后,竭力挣脱了新主人的“飞来克”,一瘸一拐,艰难地跟随着汽车,跑向昂萨尔时,此时低机位的摄影机,如画卷徐徐般展开的水平构图,以一种诗意化的方式,恰到好处地将这种情感弧线推向了更高一阶。可以说,影片对几个极具情感张力的瞬间和情节的把握,折射出创作者这种世界观的独特表达。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世界观,影片对几个极具情感张力的瞬间和情节的把握,折射出创作者这种世界观的独特表达。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指向的表达诉求,在根本上形塑了影片本身的美学特质。纵观整部影片,既没有刻意雕琢之痕迹,更没有矫揉造作之情感。无论是整体调性的把握、叙事方式与演员表演,还是镜头语汇与运镜方式等等,都表现出朴实无华、纯净质朴的艺术特点。相比当下国内一些形式手段“用力过猛”的影片而言,《小马鞭》之所以能够让人产生共鸣,能够产生涤荡心灵的体验感受,恰恰是因为质朴中透着的那份坚韧、勇敢、积极,却又纯粹干净的力量。并且,也正是因为这种质朴、醇厚和干净,使得这部影片体现出了独特的美学样态以及美学价值。

如果从更高的艺术标准,对这部影片进行审视的话,在叙事层面,《小马鞭》的确还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首先,影片想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太多,诸如民族情、父子情、兄弟情等等,反而会导致观众无法接受到全部的有效信息。同时,在叙事层面,也会导致“线头”过多,甚至出现碎片化的现象。其次,次要人物出场过晚,难免会造成断裂感。比如汉人兽医罗爷爷和孙女的出场,是在第44分钟,就电影叙事而言,人物出场太晚,对于观众接受和人物构建而言,显然在连续性层面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和障碍。但是,瑕不掩瑜,就总体而言,影片《小马鞭》可以说是一部完成度很高且具有较高品质的影片。这部影片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于未来国产儿童体育片的创作,提供了可参照的积极价值。

面,构成叙事建构的逻辑前提。

如果我们把一部影片视为围绕一个“叙事命题”而展开的动态图式的话,那么,叙事过程所要回答和揭示的,即是如何得以可能的问题。并且,创作者针对叙事命题的“回答”过程,也即是叙事结构的逻辑建构过程。事实上,对于大多成长类题材的影片而言,突破阈值是一种最基本的叙事命题设置,但是,如何突破,以及在突破的过程中人物是如何成长的,这恰恰是创作者所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这其中,父辈的言传身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承最主要的途径。影片中,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手心做过的好事,绝不能让手背知道,手背知道了,骄傲就来了,骄傲来了,良心就没了。”父亲这番话语,质朴、醇厚中透着善良。而父亲自己曾经的英雄事迹,却从未对昂萨尔提过。直至昂萨尔偶然听说之后,才开始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父亲。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深沉、宽厚的传承精神,主人公的成长才会在道德与价值取向层面,呈现出更积极的一面。

如果说善良、倔强、坚韧构成了昂萨尔这一人物的核心个性,并与人物性格的总体设定,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那么,一个鲜活的人物,必然亦有其矛盾性的一面。也即是在核心个性的另一面,人物所展现出的与核心个性不同的细节特质。一直幻想着成为最优秀骑手的昂萨尔,因为上课走神,总是成绩不佳。甚至背着家人逃课,混入高年级的队伍,偷偷溜进校车,去参加高年级的马术课,由此也遭到教练和父亲的严厉训斥。某种意义上而言,核心个性作为人物品质的构成要素,使人们可以对人物的本质进行界定,并对人物的行动有所预期。但是,与之相对的,矛盾性则是塑造独特人物的基础,正如影片中昂萨尔倔强的性格中,时常会表现出叛逆性的一面,矛盾性为人物增添了更多不可预知性,并且,诸如如此的设置,无疑是在人物塑造层面最具灵动性的一部分。

就题材类型而言,这部影片可定义为儿童体育片。这种题材类型在国内电影中,极为稀缺,因此,类型本身就非常具有价值。并且,题材类型的定位,一方面与新疆地区独特的生活习俗,不可分割。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与创作者意图所要表达的、阳光、积极、勇敢的民族精神,密切相关。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指向的表达诉求,在根本上形塑了影片本身的美学特质。纵观整部影片,既没有刻意雕琢之痕迹,更没有矫揉造作之情感。无论是整体调性的把握、叙事方式与演员表演,还是镜头语汇与运镜方式等等,都表现出朴实无华、纯净质朴的艺术特点。相比当下国内一些形式手段“用力过猛”的影片而言,《小马鞭》之所以能够让人产生共鸣,能够产生涤荡心灵的体验感受,恰恰是因为质朴中透着的那份坚韧、勇敢、积极,却又纯粹干净的力量。并且,也正是因为这种质朴、醇厚和干净,使得这部影片体现出了独特的美学样态以及美学价值。

如果从更高的艺术标准,对这部影片进行审视的话,在叙事层面,《小马鞭》的确还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首先,影片想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太多,诸如民族情、父子情、兄弟情等等,反而会导致观众无法接受到全部的有效信息。同时,在叙事层面,也会导致“线头”过多,甚至出现碎片化的现象。其次,次要人物出场过晚,难免会造成断裂感。比如汉人兽医罗爷爷和孙女的出场,是在第44分钟,就电影叙事而言,人物出场太晚,对于观众接受和人物构建而言,显然在连续性层面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和障碍。但是,瑕不掩瑜,就总体而言,影片《小马鞭》可以说是一部完成度很高且具有较高品质的影片。这部影片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于未来国产儿童体育片的创作,提供了可参照的积极价值。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儿童本位”与童真童趣

影片《小马鞭》主线讲述了昂萨尔渴望骑马、赛马却遇到了重重阻隔,最终克服阻碍成为驰骋马场的骑手的故事,影片使用众多细节,铺陈描写了昂萨尔对马的喜欢与成为赛马手的梦想:尽管父亲不同意买马,昂萨尔仍然时时刻刻将小马鞭带在身边;昂萨尔逃课跟随高年级同学去上马术课;爱不释手的反复翻看“马”的书籍……“圆梦”与“成长”的主题构成了影片的主线,但影片没有将这种“圆梦”叙事刻意的宏大化与成人化。影片也有着成人世界多条支线:昂萨尔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买马,是因为父亲年轻时候,自己心爱的马为了拯救被洪水围困的孩童而死去;小美丽的父亲因为参加航天工作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但是

